



愉頤度曲  
梁君度

## 墨痕深處是真情

書法家揮毫落紙的刹那，並非只有宣紙上的墨色，那提按頓挫間，藏着未說盡的歡喜、藏着按捺不住的激昂、藏着欲言又止的悵惘——情感從筆尖漫出，在紙上生長出溫熱的生命。

李白草書《上陽臺》，「山高水長，物象千萬，非有老筆，清壯可窮。十八日上陽臺書。太白。」這短短25個字，既是对書法作品的註解，也充滿了李白一貫的豪邁詩風與人生哲思。其書着勁雄偉中見姿媚挺秀，其筆勢忽疾忽徐，似有千言萬語奔湧而來。中鋒走筆時的沉穩，是胸有丘壑的篤定；側鋒掃過的飛白，是驟然湧上心頭的波瀾。墨色濃處，如重錘叩擊心扉，是「會當凌絕頂」的豪情；淡墨輕寫處，似輕嘆拂過耳畔，是「月是故鄉明」的柔思。那看似隨意的牽絲，原是情感的藤蔓，將字與字、心與心悄然相連。

懷素《自敘帖》是一部充滿強烈情感與自我宣示的「視覺交響詩」，整篇瀰漫着一種近乎爆炸性的生命活力和藝術自信，是一篇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對自身成就的激情禮讚。

一個出身寒微的僧人，憑藉絕世天才與刻苦努力，終於獲得社會頂級精英的認可。帖中充滿了「奔蛇走虺」、「驟雨旋風」等別人用來形容他書法的詞句，他欣然接受並

引以為豪，這是一種對自身價值被肯定的極大喜悅。他認為自己的狂草超越了前人，開創了新的境界。這種自信在筆墨中表露無遺，絕無半分遲疑。

《自敘帖》開始字體相對規整，情緒較為平緩，如同樂曲的序章。中段奔放，隨着內容進入眾人對其書法的讚譽，筆速加快，字勢連綿不斷，大小錯落，情感逐漸升溫。

結尾情感達到頂點，字體愈來愈大，筆畫愈來愈放肆，線條盤旋繚繞，彷彿歡呼雀躍，將無法遏制的狂喜推至巔峰。

書法的線條從不是冰冷的軌跡，當創作者將心跳注入筆端，墨痕便成了情感的心電圖。喜時筆勢明快如溪，怒時線條勁挺如劍，哀時墨色沉鬱如夜，樂時筆觸輕盈如風。不必究字裏是詩是文，只消看那筆墨的濃淡枯潤，便知此刻的心跳，與創作者曾有過怎樣的共振。當墨香在空氣中彌散，那些溢出紙外的喜怒哀樂，早已越過時空，在觀者心中，漾開一圈圈溫暖的漣漪。



● 李白草書《上陽臺》。 作者供圖



姚瑤雅音  
姚珏

## 山海同心灣區情

今天正是國慶76周年的重要紀念日子，今年對於大灣區來講也是值得紀念的重要之年，很快11月9日至21日粵港澳三地將首次承辦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。因此明天晚上在紅館舉行的香港同胞國慶文藝晚會，大灣區合作也是重要主題之一。

我再次參加國慶晚會演出，今年帶去的節目與往年不同，特別體現了山海同心灣區情，首先就是體現大灣區的發展對音樂融合的支持。這次演出的作品是我去年策劃組織創作並首演的《粵劇幻想曲》，這作品當時在第四屆大灣區文化藝術節，香港首次擔任主辦城市時世界首演。但這次是在香港第一次在國慶文藝晚會上表演，把中華傳統嶺南文化與西方弦樂創新結合，體現了香港融合中西的特色，這是一個跨界作品，也把西方古典和中國傳統結合，是代表我們大灣區自己風格的新作品。

粵港澳大灣區同根同源，嶺南文化的兼容性、開放性和創新性，我都希望通過這樣一個跨界作品體現出來。這次演出我將和香港弦樂團進行重新演繹，邀請了廣東粵劇院院長曾小敏，帶領粵劇院的演員一起參與。而且還會第一次和我們香港的青年藝術家、香港孩子一起來演出，這將是真正的大灣區合作演出，也是跨藝術種類、跨世代的灣區合作。這次的演出除了我和曾小敏、香港弦樂團，還會有廣東青年粵劇演員，以及亞洲青年弦樂團的孩子們同台演出，所以陣容非常

龐大。體現了前輩藝術家率領年輕一代傳承中華文化之根，厚植家國情懷，開創大灣區美好未來的願望。

香港正在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作為「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」的獨特平台，可以更好地服務大灣區的文化藝術發展。我率領香港弦樂團一直帶領香港青年和基層孩子，率先走入大灣區，融入國家發展的廣闊天地，因此這次通過國慶晚會演出，能夠展示這種大灣區的合作，我很高興。通過音樂藝術，作為共同的語言，以文化交流的方式，讓香港的青少年和年輕藝術家真正認同祖國和中華文化，真正融入到國家發展大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次參加演出的其中一位基層孩子李靖甫，他在參加我們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學習音樂之後，從此自信增強，一路成長起來，特首也曾經上門探視，稱讚過他。他去年參加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的演出，首次代表香港孩子走上全國政協的舞台，讓人驚嘆。今年初，他還隨我赴澳洲巡迴演，在海外展示香港年輕一代新時期積極形象。我想他的音樂故事，如果在大灣區能有更多的年輕小夥伴知道，一定能鼓舞到更多的朋友。

國慶晚會最後的高潮將會由奧運冠軍江旻憓攜手多位內地藝人，共同演唱全場倒計時主題曲《我攜山海等你來》。歌詞中有一句：「每一次奇跡自己主宰，趁現在不等待，拚搏的故事無論成敗都精彩。」山海同心灣區情，只要我們共同攜手努力，一定能夠創造更多的奇跡。



水過留痕  
少爺兵

## 暖心的情緒價值

內地一檔收視率頗高的全女班電視綜藝節目《乘風2025》，在節目攝製結束後，製作單位馬上就邀請她們回歸續拍另一個綜藝節目《假期中的她們》，電視台幕後人員稱，剛好姐姐們都沒有其他演出工作，而未能參演的姐姐都是因檔期早已答應別的劇組。至於電視台這麼快去製作另一個綜藝，主要是有收視率的保證，正如姐姐鄧萃雯所言，每位演藝人部分的工作檔期已排好，要更改並不容易，加上姐姐們也知道自己在影視圈市場的身價，跟電視台節目組傾談薪酬時，雙方更容易達成協議。

另一個姐姐葉童指這次姐姐們的綜藝節目，不是全體參加，但她們的薪酬到底有多少？大家都無問過，大家再見面已十分興奮和開心，至於身價——向來也不會被透露，重要的是拍攝時，大家全程投入玩得開心。

內地多位姐姐們如王丹丹、祝緒丹、吳宣儀等人都說參與一檔純女人的綜藝節目，不單止讓她們的思想比以前成熟許多，亦更懂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。而她們也認為因大家平日彼此各有各的工作和生活，能共同於一個地方食住是較容易培養出友情，甚至有人打開心扉說出心裏話，誠去不少在圈中與人相處的偽裝，反而付出更多的誠意去交朋友，故此她們有很多歡樂場面和情節。而張小婉和管樂這對堪稱「最佳拍檔」更異口同聲地表示：「雖然在節目中各自結交了多位知心朋友，但不影響我們10年來的友情，我們依舊是對方背後最強的後盾和支撐者，而姐姐們都好明白我們友情所在，有機會都撮合我們組隊演出，這是我們在過去的三四個月裏最輕鬆的工作。」

「姐姐們連我生日都如此用心送上生日禮物，這情景令我永遠難忘。」張小婉強調，「對我們的友情我是毫無保留付出，並非為節目說什麼好話，或者是『王婆賣瓜，自吹自擂』，而是實話實說自己的真實感受。就算電視台如何現實，我心裏還是對該節目感激萬分，最感謝姐姐們在背後接納每一位同伴隊友的開心和不開心，經常提供着令人暖人心窩的情緒價值，太到位了！」



百家廊  
林鈞達

## 中秋月正圓

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，想吃上一小塊月餅，那是何其艱難的事情啊！那個時候，三餐飯能吃饱就算是很幸運的人了。爸爸媽媽很勤勞，天天出工掙工分，我們還把荒地種上地瓜和粟子，但也只能長年吃地瓜飯和粟子羹。我的胃口比較好，吃啥啥香，哥哥和弟弟最討厭吃粟子羹，經常遭到父親的叱喝，最終也只能乖乖地嚥下去。

記得有一年中秋節快到了，不知道是否因為我算術比賽獲獎，算術老師特地跑到我家裏來報喜，使得父母親那幾天臉上總是掛着笑容，還是因為我們家好幾年都沒有烙月餅了，母親答應烙豬油餅。我們兄弟都高興得睡不着覺，幹起活來也特別有力氣，我們都好期待啊！恨不得把時針撥它幾下，更快走到中秋節。

8月初，爸爸因為外地有木匠活突然離開家，我心裏咯噔了一下，害怕烙月餅的事會泡湯，因為我們家買豬肉都是爸爸去買的，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媽媽買豬肉。漫長的兩個星期終於過去了，心心念念的中秋節慢吞吞地走了過來。記得早讀的時候，從來讀書沒開過小差的我，突然冒出了一個很不好的心思，今天的烙月餅不會泡湯吧？我不禁聯想到爸爸去外村幹活，是不是故意閃開；再聯想到媽媽也根本沒去打聽誰家要殺豬，似乎一點兒都不着急。糟了、糟了，我的千年月餅啊！老師看到我發呆了許久，就來敲了敲我的桌子，我才猛然驚覺過來，又連忙大聲地讀起書來。早讀完回到家，我把家裏的上上下下都打量個遍，沒有發現哪兒掛着豬肉。

我又打開壁櫥，連一點兒肉腥都沒有聞到。心想，完了、完了，烙月餅要泡湯了，我吃着早飯都不知道啥滋味了。整個上午，我渾渾噩噩，魂魄都不知道飛哪兒去了，連老師叫我演練一道算術題，我竟然破天荒地計算出九除以三等於六來，同學們哄堂大笑，老師無可奈何地讓我坐回原位。放學時，我拿起書包就急急忙忙地往家裏跑。然而，我還是連一點肉末都沒有見到。吃完早飯，我和哥哥就出發去打草給牛吃。那時我們家幫生產隊養一頭牛，想多掙點工分，以能分到更多的糧食。我一直想着烙月餅的事兒，有一條小青蛇從我身邊溜過，我竟然都不知道，哥哥嚇得臉都綠了。等小青蛇走遠了，哥哥才結結巴巴地告訴我。割完草回家，哥哥一個人挑着草，他讓我走在他前面，生怕我出點什麼意外。直到下午放學回家，我都沒有見到半點兒豬肉。我心心念念的烙月餅兒啊……

傍晚時分，爸爸竟然回來了，而且見了我還微笑着。爸爸平時很少笑的，他的臉都是繃着的。過節的時候，每人一碗麵條，配着新種的蒜葉，沒有肉絲，也沒有蛋花，哥哥和弟弟都吃得津津有味，可我没什麼食慾。爸爸似乎看出了點端倪，很嚴肅地叫住了我們：等會你們都別走。哥哥嚇壞了，弟弟也懵了，愣在門扇角，一聲都不敢吭。爸爸說完，就立即登登登地踏着樓梯趕上2樓。2樓一般都是我們的倉庫，3樓和4樓是臥室，一樓是廚房和飯廳。我心裏一驚，爸爸的葫蘆裏賣着什麼藥啊？我

趕緊把麵條吃完，靜靜地坐着，等着。爸爸拿着一小包紙筒，那是一個粉紅色的紙筒，我驚呼着：「月餅。」爸爸笑着打開了紙筒，哇塞，5個小圓餅緊貼着躺在那兒，靜靜地往外噴着豬油香味。我連忙伸出鼻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倏地月餅味兒流進了我的肚子裏。與此同時，哥哥和弟弟的眼界也大開起來，不再拘束，大聲嚷嚷着。爸爸眼睛一盯，他們又不敢出聲了，乖乖地站在那兒。爸爸微笑着拿起一個月餅遞到我面前，說：「這是你算術獲獎的，以後要更加努力啊！」「謝謝爸爸！」我接過香噴噴的月餅，心裏想着：「啊！總算沒有白費工夫啊！」爸爸又分別拿給哥哥和弟弟，繃着脸說：「你們要多讀書啊！不然以後就沒你們的份了。」哥哥和弟弟嚇得唯唯諾諾，只有我心花怒放。

最後，我看見爸爸小心翼翼地將一個月餅拗成兩半，一半分給了媽媽，一半留給了他自己。媽媽看着我，又看了看爸爸，笑了。後來，媽媽告訴我，爸爸這一次去幹活的地方是在書洋公社，為了買月餅，爸爸又特地繞路去書洋供销社，多走了七八公里才回到家。啊，難怪那一次的月餅特別好吃。一直到現在，我都沒能再吃上那晚月餅的味道。

現在每年過中秋節，我都會想起兒時吃月餅的事。隨着歲數增加，我不禁心酸起來：怪小時候的自己太不懂事，只顧着自己高興，全然不懂父母親的艱難。天下父母心啊，令人沒齒難忘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

爽姐私語  
林爽兒

## 暖男

此之間平日可以沒有什麼互動，但若有緣，他（她）會毫不吝嗇對我的支持和幫助，當中有幾位是我想一次又一次地多謝他們。尤其是在演藝圈，那就更加要好好表示感激之情。

忽然間想起這些有緣人，是因為最近替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做舞台劇的宣傳工作，我再次見到型男黃德斌，他是《唔講得》舞台劇的男主角，平日大家見面機會只限於電影的活動，以前則是電視活動。今番再見到是另外一個表演體系，咱們見到他定會禮貌地打招呼。

跟德斌緣分開始於十多二十年前，那時的他在電視台工作，由於他個性比較沉靜，所以較少交流，不過我會花較多時間和一些平日沒那麼活躍的藝人溝通，跟他們要聯絡電話，有需要也聊幾句，談談新工作。那些年，我工作的單位好喜歡搞活動，我負責邀請大部分的嘉賓出席，當中黃德斌是我邀請的嘉賓之一，就是總與他有緣，我逢請他一定到，一定支持我，來為我們單位站台，幾乎每次如此，對他的支持也不知該如何多謝。就這樣過了許多年，直到近年舞台劇再見，他依然當我老朋友，我們家住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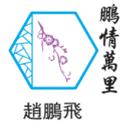
近，每次收工他總照顧我，駕車載我一程，這位演員不單是型男，還是暖男！

德斌第一次與「進念·二十面體」合作，夥拍葉童合作演《唔講得》，得到很好的回響。早前更應邀到大馬、廣州演出，之後回來在香港重演，月中再應邀到上海演出。對於這次的合作他認為是非常難得，同時沒想到這麼快又找他演另一齣粵曲舞台劇《頂頭錘》，今次他演香港一位著名的足球員李惠堂，跟他合演的是一班粵劇伶人，其中衛駿輝是為人熟悉的紅伶，其他還有一班新秀梁非同、陳景鉤、羅妍、黃安晴和舞台劇演員蘇楚欣、馬溢霞。

德斌要演前足球名將，他特意找很多有關的資料參考，劇中他也要開腔唱幾句曲，儘管平時不特別唱歌，但也找老師上課，掌握些基本技巧以作參考。



● 看看黃德斌同衛駿輝的人形公仔幾像真。 作者供圖



鵬情萬里  
趙鵬飛

## 國慶不止是假期

今天是國慶日，香港法定假期，兩艘解放軍海軍軍艦威靈光艦和沂蒙山艦抵港，並對公眾開放參觀，一票難求。內地則開啟了長達8天的長假黃金週。一如預期，各條高速道路上，車如流水，各個風景名勝，人頭湧動。消費暢旺，貨如輪轉，商家自是喜不自勝。背井離鄉的人，也可藉此回到家中，與常年分隔兩地的親人閒話家常。對於廣袤的鄉村而言，此時正是農作物開始收穫的季節。水稻、玉米、大豆、棉花、花生、紅薯、高粱，都是最豐盈的樣子，結結實實，踏踏實實，一派富足忙碌，也成了國慶日最好的底色。

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，農耕文明的一大特點便是積穀防饑，由此引出的憂患意識，也是文明繁衍數千年的密碼。愈是祥和之日，愈能從上一輩人口中，唾摸出一刻也不曾卸下的居安思危。比如關中人的語境裏就有一個獨有的詞：年鐘。

何謂年鐘？一年中一料莊稼沒有收成是為饑年，兩料沒有收成稱為荒年，連續三料都沒有收成，就是年鐘。關中平原的老人掛在

嘴上的年鐘，常常特指的是民國十八年，也就是1929年的那一次大饑荒。簡直無法想像，歷史上十三朝建都之地，會因為大旱，千里赤地顆粒無收，再疊加軍閥混戰橫徵暴斂，發生空前嚴重的大饑荒。地方志中的保守統計，餓死的人多達200萬，出外逃荒的人超過200萬。十餘年之後的1942年，發生在中原腹地的又一次大饑荒，景象更為慘烈。算算時間，距今均不足百年。

從我們這一代人起，國家沒有發生戰亂動蕩，物質生活也日漸富足，尤其是進入網絡時代之後，線上的空前便捷，讓新生代的人產生了網絡上可以滿足一切的錯覺，會誤以為這一切都是理所應當。其實，翻翻歷史書，或者直接問問AI，便知道，眼前的和平安定富足安樂，對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來得實在不易。香港是英國人堅船利炮叩開國門之後，被強行割讓的，國之不國，家之不家，人民流離失所的百年屈辱史，也是由此開始的。此後，列強燒殺搶掠，軍閥割據混戰，日本鐵路入侵，國家進入至暗時刻。幸運的是，我們這個民族一直都擁有將外部壓

力轉化為內生動力，將危機轉化為機遇的文化基因和民族韌性。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和災難，暴露出的制度短板和體系缺失，讓無數接力尋找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，終於找到了尋求突破的出路和方向。

多難並不能直接帶來興邦，而在於面對災難時的取態和行動。離我們最近一次的是新冠疫情。各地星夜馳援的醫護和物資，讓人看到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守望相助的民族凝聚力。還有當下正在進行的貿易戰，美國試圖用芯片等關鍵領域的技術卡住我們經濟發展的命脈，舉國體制的優勢盡顯，調配資源，技術攻關，談判桌上邊打邊談的雙線作戰，絲毫不亞於建國之初那一場「立國之戰」。

「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」國慶日，舉國祥和，想起這些不覺心潮起伏。國慶節不止是假期。於普通人而言，更像是一條溫暖的紐帶，將個人的生活情感與國家的宏大敘事緊密相連，在細微處深刻影響着我們的人生。



落地觀察  
湯禎兆

## 《觸電》感謝祭

一個午後，忽然想看電影。與太太正好在吉岡里帆的《九龍大眾浪漫》及林敏聰的《觸電》之間掙扎，結果支持本地小製作的熱情較濃，最終變成去尋找《觸電》的場次。

去到荷里活廣場，發覺原來的院線已易手，新接手的正在推行大優惠。周六午後的場次，只要用某銀行信用卡就可以買一送一，兩人戲票低至60元，價格時光倒流肯定不止於四分一世記了，實在令人咋舌，經濟不景的氣息路人可感受到。

幸好電影的質素與票價不成正比——《觸電》以電競為題材，同時又以代際溝通為並行支線，質素頗高。事實上，近年來的港產片，老中青結合互動已成趨勢，既可傳承亦可吸引不同階層入場，似乎已屬不二法門，當然較成功的有《殺出個黃昏》，謝賢、馮寶賢及鍾雪瑩互動出色，成為一時話題。

今次的《觸電》，其實是勵志類型公式片，不過勝在有心有

力，電競現實與虛擬世界兩端都認真製作，投入的特技製作也所費不菲。當然，演員組合上也沿用上述方式，由馮素波到羅莽至林敏聰，去到陳毅駿、陳頌欣及蘇皓兒，同樣串起年代穿梭，從而為追夢注入放下再上路的延續人生反思。整體可說沒有意料之外的驚喜，不過實幹實事，值得支持。

電影亮點之一是場景的選擇，我最驚喜是看到上水大水管，即時勾起《烈日當空》的追思，今次以大水管為虛擬比賽中的場景，真真假假之間別有一番風味。不過最吸引的當然是林敏聰的個人表現，牛頭不搭馬嘴的對白搭配，貫徹了他劇中角色吹水佬的形象，一切已經值回票價。

更難得是劇終後，竟然遇上一般觀眾登場謝幕。我身邊的觀眾脫口而出：「我張飛50蚊咋。」令人禁不住插口回應：「其實我倆是60蚊兩張。」如此票價竟然可有握手位的待遇，今時今日共渡時艱的壓力，實在迫在眉睫。